論學酬答

論學酬答卷三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如皐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啓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爲已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眞格致也朱子旣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眞知獨

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污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illegible]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以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詬者反以爲眞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恥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

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變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子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會吾道威其誰哉唯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遯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淸道威其尙勖哉其尙勖哉素

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沉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鎭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

亂離門得以學問素貫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千祈東寄以惠孤僻卽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遄歸卽欲同殷重虞九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其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民搆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浮薄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

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日無復何言唯此絕學一綫爲世道人心根本所賴二三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能担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趣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忘棄而自分

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揣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尙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邁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寧拘毋放寧不及毋過使工夫自强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强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揣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之副本不便緘寄匡時牘論一册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

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二册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即日倘俟尊兄過曳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大桓論應試書

去秋覊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何輕無

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

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眞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甚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騄駬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其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堙塞使然且謂此河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為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開六

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旣濬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鄭亶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二年之間父老已緦緦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淡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

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即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即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唯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損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即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斟

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闕尚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寍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興大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

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赴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葢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葢三邑守公皆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雖犬不盛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

遂不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盈尺千日盈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 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鰲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

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旱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郟亶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郟亶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

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即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倘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即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便徼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潮水常强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婁地潮沙易於坍漲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合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瀦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

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荊溪百瀆則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宅池旋入溝瀆即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為害若溝瀆一塞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為太倉事耳為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

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金錢以供之無畀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圍沙仍不能爲此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不復塞然此數十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

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與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椽楷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可不慮覩所藏櫝爲人盜去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

於家總爲一櫝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櫝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卽幾雲兩君皆不可莅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含向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倣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含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

令邑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

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得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

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

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
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
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
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
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顧以根本未立未可
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
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
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
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

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遄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

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觀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叓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賡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叓上有數君子者嚶嚶道眞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

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剛総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繙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穎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効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

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望即錄寄此月望日聚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棺過從一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不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旣而知諸君子近舉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

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領諸君子教言但以僻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否也講規締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旣庭右之嗜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顧諸公振之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心賴以未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彫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抜宗傳倡導後學使鵞湖鹿洞之盛再覩今茲弟雖固陋實切擔簦客冬虎阜獲覩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

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痛癢爲勞翼研兩
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
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奬借敦勉有
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
户外屨滿徵逐聲名便能鎏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
户著述爲不朽大業内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天人正
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
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
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
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書兄云以文章爲汎愛之資以
道德爲親仁之具作承斯語如見本體用是不辭勞猥

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犧首於臯比之前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承示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臥弟輩放廢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爲言盟翁其眞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爲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敎有云歸春華

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引即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途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既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二十年來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爲憂欲紆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既作放人自甘沈痼但

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既隸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知己戰戰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年哲人未遇愴兹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眞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徵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眞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

耗倦積憾成疾復業未能不足為盟翁望驅除是為愧耳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皋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合教羅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為未卜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

艱不得不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做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還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

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皐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倘得隨仁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亦足以上報知己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風鶴此事全然忘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

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

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
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
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
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
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壞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
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
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
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
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
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
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

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顛沛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微之氣象見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

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愿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嫡血孰君先度溫言厲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世護眞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予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

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為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論學酬答卷四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勖至意向爲兄言顧寍人兄今見寍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肸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臯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

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尚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爲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即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尚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靡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 儀

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閣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塡委亦是一累

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
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
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須
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諺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荊
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
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曰除卻人
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卽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
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
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
近有從郡中來者聞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
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

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即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爲憂乎顧箬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箬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鬧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廁與道見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不得執橐鞬從事也時値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眞儒大隱之士出乎其閒祈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致深慰夙心此番得遇兄此行爲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鞭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對溪敘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眞命世名儒之業也遭時不造沉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己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

因循苟且權謫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即爲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珪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制馭即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澗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即日專使賫納原本懇易他册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豪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悚慙悚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兹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擢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輟守先待後所

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葢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切以爲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摧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卽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

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可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謫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冊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緖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羲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録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晤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水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井水天風孟德嘆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旦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縱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悵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嘆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

下之寶與天下共之共之請先自隗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抄過一本其一尚未抄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曾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洽稼穡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要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黼黻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

之不已而至督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眞謂此書此人爲何
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
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
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
稷契臯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
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
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
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
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臯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
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
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

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况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嚀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卽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覓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巳在卽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阜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卽欣喜欲絕既

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字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
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棲遲何未仕先名著作郎
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
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册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
可見之施行正與逆疇諸兄商訂刪之事復承手敎惓
惓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
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
不能自已於懷者況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
冶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
人祈速惠敎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卽擬駕一葉訪
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

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尤深快幸

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穢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宴笑終日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嘆服以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拉弟同過尊齋商畧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

今乃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冥數存耶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往往嘆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卽在咫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得已而托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卽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卽於我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卽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

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即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覩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涵處

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徵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即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强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

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擣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巳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淸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眞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惜未卽致去豈以世俗浮

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簣而尙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卽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硜硜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足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足以知我務自藏匿則

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己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既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慍耳

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遐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爲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浮僞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忘可不懼哉可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强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

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愼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酉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

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閤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卽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閶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棄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爲恨前信宿尊館聘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嘗吾世而近大賢有生

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起絕學上接濂洛眞傳來書所勸寫採大旨體用合一徵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隨時宗風朗朗仰止難卽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托耶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靡之志而無發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與老盟翁眞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 圻 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入正恐强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爲良法統祈一一教之

尊札至叓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

之言未堪仰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眞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

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敎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曾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敎人之法千聖千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别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

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刱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尚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愼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虔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

學道兄自玆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
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
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
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卒爾奉
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致匆匆慢别以未獲多領道誨爲
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遡薛
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
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値此世道波靡人心旣死之
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

又豈在予與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
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
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
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感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
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月舉講　聖季會禮威儀
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
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
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尚容
即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實若異珍以不肖弟
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册已讀過先
伻旋上其諸四册尚欲抄寫一二以作葦絃之佩當不

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恆切顧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教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閒幸即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即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甥年十七尚未志道此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

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即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悱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撥亦無所益所謂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爆父遠出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

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卽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時堃年十七甫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尚存笥中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旣雅愛此書特送觀覽要之苟得大意卽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

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恩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録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叁條例之書說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閲書者神而明之可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恐憒悱未至雖啓發無益俟吾甥閲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論學酬答卷四終